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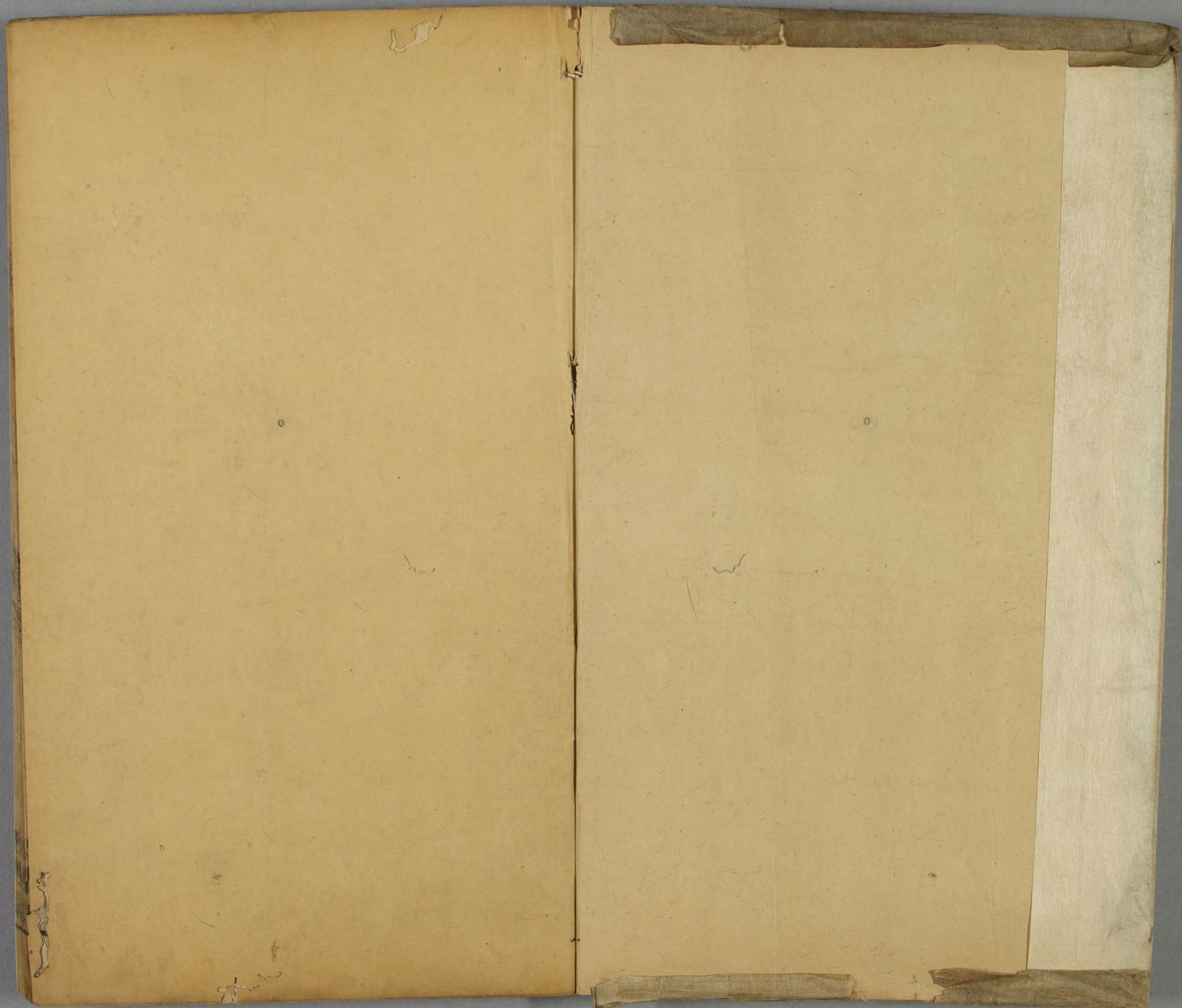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服部文庫
117
166
14





117  
166  
14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節南山之什詒訓傳第十九

陸氏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詒訓因改其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在切反又

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

毛詩疏

卷十二之一

及右闕

四章章四句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為周文公之詩，思文為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王，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蠻謂士為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為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家父，字周人，大夫。

○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而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矣。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為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

女一作汝下皆同

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為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為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  
赫赫，顯盛貌。師，

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惓惓也。

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共貪暴，脅下以刑辟也。  
赫赫，顯盛貌。反惓徒，

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彡，字才廉反，小熱也。  
**國既卒，**  
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

**斬何用不監。**  
卒，盡斬斷。監視也。云：天下之諸侯，

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為職不監察之。  
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與赫赫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為大師，既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而不監察之。國既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

便

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  
 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更而互集注及定  
 本皆作高嚴。師大傳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  
 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屬  
 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  
 職。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  
 與維石巖巖相對為與又與憂心如惓為發端內瞻  
 見其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也如惓  
 之字說文作羨訓為小熱也灼炙燒也爛火熱也皆  
 火燒之事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  
 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  
 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  
 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存畏其威耳故  
 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天下至察之。正  
 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天下至察之。正  
 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禍故云天下諸侯  
 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者責之言

王主

主

倚

汝為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  
 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為土官之伯分至東西得專  
 征專殺故言何用為職也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  
 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  
 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  
 論語注以為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  
 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  
 詩人舉以為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  
 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  
 王為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  
 乎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云猗猗也  
 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  
 之齊均也。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閣

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傳薦，重瘥病。弘，大也。

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癘，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

○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勑，覲反。長，張丈反。民

言無嘉，慤莫懲。嗟傳慤，曾也。傳云：懲，止也。天下之民

皆以災害相弔，嗟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

者，嗟乎奈何。○慤，木或作嗜，士感反。嗟，節彼至懲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嗟。

為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使

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與赫赫然而盛者，彼

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

用衆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

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為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

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患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

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下民

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位

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

相對為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為發端。言山之能均平

反刺尹氏之不平。○鄭唯有實其倚為異言，山既高

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明谷使之齊均，以興尹

氏既為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

均。當如山之所為為異餘同。○倚，長也。王肅云：南山

綠竹倚倚，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王肅云：南山

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

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

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倚，倚至

齊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倚是倚為山之所實

之處，故以為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

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  
 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  
 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壘中曰明說文云明小流也  
 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引之則明是壘中小水之  
 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明禹貢曰羽畎夏  
 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  
 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薦重瘡病○正義曰  
 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瘡  
 病釋詁文○**○**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連文  
 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  
 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  
 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也喪與  
 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旣齊  
 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天下至奈  
 何○正義曰又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  
 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  
 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  
 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敗焉以政

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  
 會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  
 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尹氏大師維周之  
 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尹氏大師維周之**  
**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氏本  
**均平毗厚也****○**云氏當作桎鍤之桎毗輔也言尹氏  
 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鍤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  
 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比反王作埤埤厚也  
 俾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  
 反礙也本又作手旁至者**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誤也鍤字又作轄胡膳反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  
 弔至空窳也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六 及古周



正

有

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吳胡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  
○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持國政之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為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為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眾民。○鄭唯氏為桎，桎為輔，為異餘同。○○氏本至毗厚。○正義曰：毛讀從邛，若四圭為邛，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為便，故易之。○○氏當至之桎。○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說文云：桎，車鑿也。則桎是鑿之別名。耳以鑿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為周之桎。鑿也。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臣為本，則於

未一作末是，  
 今按下疏未字皆當  
 例看

義不免，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義不勉，故易之。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勿毛如字。鄭音未。  
 式已無小人殆。○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云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已，毛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瑣瑣姻亞，則無臚仕。○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臚，厚也。○云婿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

任用之置之高位重其祿也。○瑣素火反本或作璫。非也。璫音早。亞於嫁反。武。○非躬至膺任。○毛以為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為政。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政。雖不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為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為。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為文耳。○鄭以為尹氏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為。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

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已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問小人。而親問之餘。同。○傳。庶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發。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為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止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也。○傳。勿當至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為未也。知躬親為恩澤者。以王身所為。而行於眾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為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傳。始近至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宜為已身之已。不宜為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為勿近。

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瑣瑣計謀福淺之貌是小姐也兩婿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釋各云兩婿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婿之至其祿○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為婿婿之父為姻釋親文幽王前娶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為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具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為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昏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唯同類相愛昏姻諸侯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之

**天不備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備均鞠盈

訕訟也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為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傲為之愬之於天○備勃能反韓詩作訕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鬪之爭下皆同傲下教反

**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訕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屆音戒闕苦穴反易以豉反○**○**至是違○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尹氏之行尹氏為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

三言正  
卷三  
三

三言正

卷三

三

三言疏  
又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民之無所不為皆化  
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為惡亦當效上為惡上為善亦  
當化上為善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  
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備均鞠盈  
盈猶至於天○正義曰備均鞠訟釋言文鞠盈釋詰  
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吳  
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  
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也此皆民效為  
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爭出於私二  
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猶可恕唯  
恨其大故經言鞠訟大戾○屈至至反復○正義  
曰釋詰云屈極至也俱得為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  
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為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  
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  
位者知鞠訟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克配下云惡  
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訟也言民心不言鞠訟言  
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為惡乖則已成可息而去

云 自

之是可  
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心如醒誰秉國成病酒曰醒成平也云弔平也  
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  
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  
憂之如病酒之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  
無有也音呈不自為政卒勞百姓云卒終也昊天  
不自出政教則終窳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  
授命民乃得安不弔至百姓正義曰此章箋具  
欲天出圖書授命也益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  
我百姓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病酒曰醒○正

三言疏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及古圖

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為病故云病酒也。○吳天至得安。○正義曰知責吳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為政是令吳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吳天末言不自為政明是欲使天白下為政也。故云欲使吳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申侯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錄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為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况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為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神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

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宜言哉。肅不譏尚書祖伊。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項大也。

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為于偽。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騁極也。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蹙子六

反王七歷反騁勅領反。駕彼至所騁。○正義曰言日而乙反縮所六反。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已自恣不為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至狹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

刑故責之也。○**項大**。養大至能使。○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箋以為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為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為自恣也。○**騁極**。馳騁無所之。○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茂勉也。**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相息亮反。注同。既夷

**既懌如相疇矣。**懌服也。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

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

疇醉也。○懌音亦。疇市由反。又作酬。方茂至疇矣。

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為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

已和悅。既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辯是爭義。亦得通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正長也。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覆芳服反。長張。昊天至其正。○毛以為尹。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為異。餘同。○**正長**。○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家父作誦。以究王訕。**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為毛說。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家父大夫也。云寃寃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

致

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

○為于偽反父音甫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云訛化畜養也

○訛五戈反畜許六反

**一**

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

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傳**

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

**傳**云夏

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

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

○繫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巳音似為于偽反

之訛言亦孔之將

**傳**

將大也

**傳**云訛偽也人以偽言

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酷苦毒反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瘋憂以痒

**傳**云念我獨兮者言我

獨憂此政也

○瘋音鼠字林瘋音怒痒音羊

**傳**正月十三章上八章

句○正月至以痒○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

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為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為害亦甚大矣

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

毛詩

卷之三

十一

刑一作異

畜養許六反是ナラシ六畜許又反ナラシ

世

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正**月  
夏之四月。○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當霜之月若  
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七月  
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乎子禦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愿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舊言正  
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為正月也。周六月  
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  
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愿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  
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  
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為四月者彼以卦之六  
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  
也。○**夏**之至憂傷。○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  
又也。彼詳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  
之言由君急促大酷致恒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  
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  
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  
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為災

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為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  
并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  
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人以至甚大。○正義曰  
此承繁霜之下故知其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為大也。小  
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偽因發大怒而行此  
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父母生我胡俾  
而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父母生我胡俾  
**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  
下瘡病也云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  
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窮若之情苟欲免身。○瘡音庾長張丈反下  
正長伯長長者皆同  
**好言自口羨言自口**。傳羨醜也。云自從也此疾訛



女一作汝

古本愈：作瘡註作

有作爲

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

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券餘憂憂愈愈是

以有侮傳愈愈憂懼也傳云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

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傳父母至有侮○毛以

而今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天長育我而使

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不從我先不

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

政由此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

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耳而善

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

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為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

見侵侮於已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

大夫作詩者為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正義曰

以又武受命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行

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直告之人以父

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

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已故謂天下為我也○

傳天使至免身○正義曰上言念我獨今因此而告

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五年

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

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

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

政推於先後非先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傳惇惇憂意也傳云無祿者言

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惇本又作梵其營民之

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

以為臣僕傳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

毛詩疏

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  
 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土音圓，圜土獄也。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  
 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難乃且反下之難。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云  
 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憂心至之屋。○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惴惴  
 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  
 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  
 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  
 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  
 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以興

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  
 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  
 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惴惴  
 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  
 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  
 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如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  
 同上。章毛以我為天下，則皆為天下，怨辭也。鄭以我  
 為己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  
 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廩，得祿者是福慶之  
 事，故謂福祿為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古  
 者至臣僕，○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為臣僕之意也。古  
 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  
 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書則役  
 之夜，則入圜土，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  
 役，當役之時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以表其罪  
 名。非謂恒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令與  
 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諂，入人罪  
 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圖



夢然 **反**云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反夢夢

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 ○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勝乘也 **反**云王既能有所定尚

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

○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傳**皇君也

**反**云伊讀當為繫繫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

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

已 ○繫鳥兮反瞻彼至云憎 ○毛以為視彼林中

惡鳥路反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

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與視彼朝上謂其當

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

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

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為反夢夢然而昏亂無

統理安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

有所定者無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

陵人之事為殘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

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 ○鄭以

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

又以伊為是為異餘同 **傳**薪蒸言似而非 ○正義

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

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林中有為薪

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

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

○傳王者至夢然 ○正義曰釋訓云夢亂也上天

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 **傳**勝乘 ○正義曰此

傳甚略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

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臧以

庫

元老也

豈得名之為克有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

子乃小人也  
云此喻為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

卑況為庸庸小人之行  
又必反反行下孟反  
民之

訛言寧莫之懲  
云小人在位曾無欲止眾民之為

偽言相陷害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故老召之訊

問也  
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

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訊本又  
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  
君臣俱自謂聖也  
云時君臣賢

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別彼  
謂

至雌雄。正義曰謂之為山者人意蓋猶以為卑況

為岡為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兩陵也。以與行君子

之道者人意尚謂之為淺況為小人之行乎今在位

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偽之言相

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

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故老宿舊

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

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

愚無別譬之於烏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局曲也踏累足也倫

道脊理也  
云局踏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

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

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為誣



動也。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扒五忽反。徐彼求我。則如不我得。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仇仇猶警警也。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贊本反。反沈五。瞻彼至我力。○正義曰。王政所以為民疾。乃反。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墮墉之地。有苑然其茂。特之苗。以與視彼空谷。側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

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言朝至傑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苒此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會無英傑之臣。○仇猶警警。○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厲惡也。云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為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云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熾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燎力詔反。徐力燒反。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熾尺志反。熾必遙反。

周鎬京也。褒國也。妣，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

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褒補毛反，妣音似，鄭云字也。

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戊。聲火死於戊，陽氣至戊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

憂者，今此之君臣為人之長，何一然為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

方奮揚之時，炎熾燦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為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妣滅之，則褒妣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為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夫

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妣之迹，知其必滅周也。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傳窘，困

也。云：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

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云：以

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若于萬反。

載輪爾載，將伯助予。傳將，請伯長也。云：輪，墮也。棄

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

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

終其永至，助予。○毛以為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

大車，展轉為喻。言王之為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

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

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

毛詩疏

藜



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敗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已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窮為仍憂於陰雨為異餘同○**大車至其輔**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以為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費用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何言隳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為隳壞之義**無棄爾輔員于爾**子路將隳三都是也定本隳作棄

**輻**員益也員音云輻万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云屢

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屢力注反又作婁數音朔下同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

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會以是為意乎以商事

喻治國也無棄至不意○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

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

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

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車輻

僕能勤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

又善禮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

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

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為

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

毛詩注 卷之三 二十三

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為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為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窘為仍。魚在干

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炤，池也。云池

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

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

處，又無所止也。若反，炤之炤反，樂音洛，注同。炤音灼之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慘慘，猶戚戚也。反，戚千歷

反，魚在至為虐。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

中為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

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

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

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憊居，雖遁於山林

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

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念國之為虐也。言王政暴

虐，賢人困厄，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禮物備也。

云彼彼尹氏太師也。殺戶交反。洽比其鄰，昏姻孔

云，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

○此毗志反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慙慙然痛也。

本又作負音同。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慙音殷。彼有至慙慙

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

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

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人也王既不能及  
 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慙  
 慙然痛也○鄭以為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彼  
 尹氏有旨酒又有嘉穀會此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  
 相與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  
 兮憂心慙慙然孤特自傷耳○彼彼尹氏太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為尹氏者以  
 尹氏官為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  
 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言王至及遠  
 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  
 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  
 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此小也** 穀穀陋也 云穀祿也此小人富而寡陋將  
 貴也 此音此說文作伯音徒穀音速方穀木 **民今**  
 或作方有穀者非也寡其矧反一音慮

之無祿 天天是椽 君天之在位椽之 云民於今  
 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  
 之言遇害甚也 天於兆反又於暹 **嗇矣富人哀此**  
**惇獨** 寄可獨單也 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  
**惇獨將困也** 寄哥 此此至惇獨○毛以為此  
 矣其蕪蕪寡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歛重賦  
 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  
 而王天害之在位又椽譜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  
 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  
 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椽將致困病故甚  
 可哀也○鄭唯天是椽為異餘同○君天之在  
 位椽之○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為君天之天既  
 為君故椽為在位也○民於至害甚○正義曰箋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及古

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為故云天以薦瘞天殺之時而役厚歛其財人以財盡猶祿使破壞然祿如祿杖之祿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

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為刺厲王從

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疏幽王鄭以為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片皆刺幽王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為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為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之義不復強為與奪疏當為刺厲王至是以知然。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詰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詰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為厲王只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曰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丁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

然

妻王無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斥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為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為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為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疏此知幽當為厲也毛以豔妻為褒姒美色疏豔妻為一鄭必為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為司徒知非代番為之者以番為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既為后番始為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為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為后則桓公初為司徒褒姒仍未為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為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疏雜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具載震既言昌受符為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

文王為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為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亦不引之。鄭檢此篇為厲王，其理欲明而如下三篇亦當為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雨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為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為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菑之後。

於義為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為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眾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為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之交，醜惡也。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

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

也。○夏戶，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月臣道，日君道。

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

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云**君臣失道災害

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王**十月至之哀○毛以為幽

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為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為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為亦甚惡也所以為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為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為異○**禮**之交日月之交會○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日辛卯朔日即是之交為事也古歷緯及周禮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曰

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禮**周之至甚惡○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日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為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為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為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為幹故曰為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為卯侵辛

日

日

七

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為金辰為木金應勝木反侵  
 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  
 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為義者推度災日  
 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  
 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  
 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勿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  
 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勿弱而任  
 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為義如緯之意以  
 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常休廢思臣以休  
 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也取  
 剛柔為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  
 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勿弱臣秉權以權臣  
 陵弱君故為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  
 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為正餘畧之也昭  
 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  
 侵辛簿言不為災者彼為夏之五月午當用事壬應  
 休廢又壬為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  
 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為災  
 此亦分片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  
 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為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為等  
 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  
 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為  
 差降也以正月為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為陽  
 於時最盛尤不宜為陰所侵故為最重而特用鼓幣  
 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為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  
 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為尤輕  
 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  
 象為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  
 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  
 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  
 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頻交  
 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  
 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  
 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  
 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



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為異矣故鄭駁  
 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  
 不滅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非常明春秋為示義也  
 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  
 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為災  
 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日傳稱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云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  
 受之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  
 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  
 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  
 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  
 在夏之八月云為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推  
 而不知則是雖數自常然而云為異者人君者位貴居  
 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  
 昭昭人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惟異  
 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  
 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  
 人之禍慶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

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  
 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  
 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  
 六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  
 何休及劉歆等以為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  
 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  
 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  
 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  
 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  
 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  
 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  
 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  
 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  
 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  
 則無術說者或據世以定義謬矣○微謂至其常  
 ○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

不明為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為常，則日食為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修，譎見於天，月為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月告凶，不用其日食為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

政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  
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  
○治直 吏反  
**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云臧善也  
○臧日月至不  
為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  
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

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為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為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於日月。燂燂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

**震電不寧不令**  
燂燂震電貌震雷也  
云雷電過

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燂于 輒反  
**百川沸騰山冢**

**峯崩**  
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

也  
○沸甫味反峯舊祖恤反徐子綏反宐依爾雅音  
子恤反本亦作卒頂丁令反崔祖回反爾雅作屭

喻

才規反，嵬五回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言易位也。爾雅作屨，五規反。

**今之人，胡儻莫懲。**

云：儻，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

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儻，七感反，亦作。

慘，燁燁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駭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曰：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而出而相乘，水流趨下，小人之象。今溢出

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率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有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

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為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為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

○哀，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

高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

有象矣。故箋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冢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

臨大，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為異。○山頂曰冢。至

又云：率者，屨子規反。屨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

巖者，意或作巖。此經作率，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

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率于恤反，則當訓為盡於

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為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眾陰盛也。水泉溢時，眾

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

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

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

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

及古閣

寺流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為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

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

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

熾也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橋皆氏厲王

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

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

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

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

殺生于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

美色曰豔毛云豔妻  
褒姒補 備

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

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

羣職故但日以卿士云聚側留反蹶俱衛反趣七

弓禹反豔餘瞻反鄭云豔妻厲王后煽音扇說文作

煽云熾盛也處一本作熾熾尺志反盛也嬖必計反

朝直孟反下皇父平方處毛以為當刺幽王時

同指市戰反皇父為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

羣職也其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

仲允為膳夫聚氏之子為內史蹶氏維為趣馬橋氏

維為師氏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

並處於位由褒姒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

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

為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謂

傳於事為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鄭以為厲

王時豔為后為異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父

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  
同姓類也其番栗蹶橋單言人粟子以子配之若曾  
子闕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諡湯  
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  
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  
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  
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齊  
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  
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  
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  
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  
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敘典禮典政  
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  
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政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  
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  
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此  
云冢伯維宰周禮有大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  
夫冢伯維宰夫註云詩人曰冢伯維宰謂此宰夫也

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以為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  
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之單稱宰猶宰猶司徒以  
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冢是冢者大處  
以對小故天官註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  
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  
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  
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  
長耳不當獨為太宰之佐以此知冢伯維宰是冢宰  
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  
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  
相連其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  
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  
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為  
北六子之端首兼擅回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  
者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  
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為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  
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傳時是

也。下則汗高則萊。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

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為

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

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汗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

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汗音烏

往反本又作曰予不戕禮則然矣。云戕殘也言皇

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

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

本亦抑此至然矣。○毛以為小人自矜謂舉無不

作供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

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

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為

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為是也汝何為使我役

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

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

下盡為汗萊乎而皇父非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

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

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

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為異下則汗高

則萊。○正義曰汗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汗其宮

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下田可以種稼無稻則為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

生草故下則汗高則萊。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夏侯多

藏。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

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

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

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註同宣都且反不憖遺一

老憖守我王

云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

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憖魚觀反爾雅

韓詩云間也擇有車馬以居祖向云又擇民之富

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皇父至祖向○毛以為

矜貧無厭言皇父不自知其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

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

此貪人為卿欲使聚斂歸已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

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

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為異

專權至二卿○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

為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祿謂已智能得之以為天

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文承

作都故為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

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

卿者大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

制註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

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

一卿以此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

厭亦兼解三卿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

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

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東都之畿內也○憖者至衛

王○正義曰說文云憖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

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

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

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

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  
耳定本及集本云愁者心不欲強之辭也○又擇  
至于向○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  
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以往  
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  
父擅恣強偏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從事不敢

**告勞**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

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黽民允反**無罪無辜讒口**  
本又作僇同

**囂囂**云囂囂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

桷諧囂囂然○囂五刀反**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

背憎職競由人**噂**猶噂沓沓職主也

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

由主疑字倒  
逐一作遂屬下

浦

由

**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遂為此者由主人也○

魚列反噂于損反說文作僇云聚也沓本又

作僇同徒合反背滿味反注同墮徒火反

人○毛以為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

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

以時無罪無辜尚被讒口所謂囂囂然以畏刑罰故

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諧匿言使下民

之有妖孽相與為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者

尊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眾人皆主意競

逐為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為此

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為異○

妖至至人○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讒

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為妖孽故云孽

謂相為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亦謂人自害為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

毛詩疏

卷三十一

沈古閣



憎為相標諸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為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

**痲**，悠悠憂也。里，居也。痲，病也。

云：里居也。悠悠乎

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

○里如字，本或作痲。後人改也。痲莫肯反，又音侮。本又作

**四方有美，我獨居憂。**

○美，餘也。云：四方之人盡

有饒餘，我亦居此而憂。

○羨，餘也。云：四方之人盡

**休**，云：逸，逸，豫也。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微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

云：不道者言王不循

天之政教。

○傲，戶。悠悠，至自逸。○毛以為詩人見

憂也。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

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鄭以為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

甚多，而無正也。○正，政。音政。○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

章六句，至為政。○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

者為之立名，後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

而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非所以為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

徧

王言正

卷三十三

王為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傳駿長也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傳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

之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

是更相侵伐傳○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

威弗慮弗圖傳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

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傳

密中反本又作昊天傳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傳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

及

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傳○舍音赦一音

下息魚反鋪普烏反徧也傳浩浩至以鋪○毛以為

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

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

能繼長昊天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

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於王身至不慮

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

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

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厲王為異○穀不至曰

饉○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熟曰饉可食之

菜皆不熟為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為蔬三

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

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

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

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

毛詩疏

卷三十三

及古

不熟同故俱名爲饑也○此言至侵伐○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德尚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慮圖至不圖○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舍除○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周宗旣滅靡

所止戾○戾定也○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

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彘直○王大夫

離居莫知我勩○勩勞也○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

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

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

張逢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覆反也○云人見王之

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

○覆芳周宗至爲惡○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

服反○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旣以滅亡矣其道旣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

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

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

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旣滅

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

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

亡也。鄭以為厲王既為昊天所疾，故今宗周歸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戾定。○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當如王說。○周宗至于蕞。○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為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歸京也。本紀稱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蕞。是王流于蕞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歸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召云：蕞地，漢時為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蕞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安。漢時不同。○勸勞。○正義曰：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長官至罷勞。○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

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王流于省。○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况大夫乎。王見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止大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三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為三公也。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傳：辟法也。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

女作汝

御一作禦

退

亦者

可

息

若

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云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

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

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上下至于天○正義曰

不事上是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憺憺日瘁

**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云兵成而不

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

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

左右小臣憺憺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退徐音退本

反憺子威反瘁徂辭反餼許又作退誓思列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

氣反曾在查反蓄勅六反

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云訊告也眾

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

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

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訊音信

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戎成至則退○毛以為幽王政亂

能禦而退之天下之眾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會我侍禦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憺憺然日以憂病

其凡眾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

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君有道聽非法之言

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

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

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

而不肯為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于彘矣王

既在蕞，乏於飲食之蓄，饑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命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懽懽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于兵，戎乏於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其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其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兵成至歸餽，○正義曰：以王在蕞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錡時事，故云：謂見流於蕞，無禦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蕞王是也。王若在錡，理無乏食，知饑成是在蕞時事，故云：王在蕞，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餽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餽者，左傳有：此言餽謂牲牢也。○有可至醜正，○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桑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共以辭距而

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足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替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真正也。惡直醜正，昭二

十八年左傳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哀賢人

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

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出尺遂反音羸，智矣能

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智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

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

切剗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

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休虛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劉古愛反，又

爲居

手言疏

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逆  
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不  
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  
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  
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為言從順於俗如水  
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  
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  
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為異○不能至  
困病○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  
者為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  
見困病○巧猶至劉微○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  
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  
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  
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劉微  
之言書傳注云劉切說文云劉摩也謂摩切其傍不  
言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

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  
仕乎甚急迫且危急迫且危以此二者也  
反維曰至朋友○毛以為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  
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自是其理  
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迫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  
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淫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  
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  
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  
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若為惡故朋友怨之以  
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往則急危也  
○鄭唯厲王時為異○不可至二者也○正義曰  
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已意為可使  
不稱已意為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  
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為不可使也可使者君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三言正

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為可使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

**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 **云王流于莒正大夫**

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

居王都謂莒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

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

不見疾也 **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為其意恨**

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

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云**

○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為于偽反距本又作距音巨

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云往始**

離居之時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

室家距我恨之辭 **謂爾至爾室** **毛以為幽王駁**

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

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

室家為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

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為小人

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平昔爾從

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

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

為辭也 **鄭以為厲王已流於莒即謂莒為王都同**

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

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

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

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

三言正

卷之三十一

及古蜀



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無聲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願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

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旻武巾○小旻

反下同○六章

正 王

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為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政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較為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云旻天之德疾王者

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

○敷撫扶○謀猶回適何日斯沮○回邪適辟沮壞也

○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

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適音聿韓詩作馱義同

沮在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邛病也云臧善也謀之

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

甚病天下○覆芳服反邛其凶反旻天至之邛○毛以為旻

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為天所疾政教

當順天為之今王謀為政之道又多邪辟不循旻天

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

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

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為政之道是

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為厲王言何日正之此

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為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滄滄訛訛亦孔

之哀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稱其上云臣

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滄許急反訛音紫爾

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其尺證反一本作稱乎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云于往底至也

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

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于亂○底之履

反背音佩然自作威福惠若其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

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

於是其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其

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注思不稱其上俗身扁荀子倬注引此作不思稱其上而此疏解之作不思稱其上

無

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  
鄭以厲王時為異○滄滄至其上○正義曰釋訓  
 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  
 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  
 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為小人  
 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  
 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唯爾雅文  
 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為患不思稱上  
 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道也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  
 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絲不中○厭於豔反注  
 又反絲音胃中丁仲反集就也云謀  
 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

其智

於

○音的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  
 之古之道也傳云謀事者衆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  
 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傳當丁浪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云匪  
 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傳我龜至于  
 為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深瀆神  
 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與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  
 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為謀者  
 不得成也發言則訥訥滿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  
 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  
 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

毛詩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

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理何以異乎謀而  
 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為  
 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為有  
 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上筮至不中○正  
 義曰禮龜曰卜著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上筮相  
 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  
 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  
 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  
 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  
 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  
 者龜之費坼繇者上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  
 繇曰者是也○○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  
 咎之意小人取不若人爭為已智故謀則發言盈庭  
 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  
 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已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  
 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駟也受其咎是  
 敢執之也○○無進於跬步○正義曰鄉射注云矢

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為近言○云哀  
 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

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  
 不至於遠也○朝音从礙車木也字  
**如彼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云如當路築室得人  
 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潰

○反哀哉至于成○毛以為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為  
 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為法非用大道是為常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德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  
爭辯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  
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為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  
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  
不可謀室故比之○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為  
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正義曰國  
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  
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賢聖者也○不用古  
至於遠○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  
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  
古今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  
同者爭其異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  
輪木也說文云軔礙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  
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

智

當彼

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云靡無止  
禮靡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  
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  
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乎書  
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  
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  
也徐云鄭音模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謀猶  
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  
**泉流無淪胥以敗**○云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  
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國雖至以  
敗○毛以

聖上人字疑當有作亦字本

為告幽王今日民下之國雖為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入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為政當如彼泉之流行則清穢則濁也無相牽率為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靡止至理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為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尚

有之義以為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辯賢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為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川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為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靡靡與或不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

明

毛詩疏

卷二十七

及古蜀

心

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息睿是人之明見在前  
 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為差等故聖哲為先乃謀次  
 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又者治理之名  
 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  
 彼書文也然睿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又是  
 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  
 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  
 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聰曰聰息曰睿  
 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  
 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為  
 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為一故也○王  
 之至濁敗也○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  
 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  
 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  
馮陵也徒

涉曰馮河徒博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

醜

兢：已水反恐也  
 勇反恐隊直類反  
 本又作墜下篇同

**也**  
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

**小人能危亡也**  
○馮符冰 馮陵至危殆 正義反博音搏 口釋訓云馮河徒涉也

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曰正故不敬則危

**戰兢兢**  
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 恐墜也

**如履薄冰**  
恐陷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